



## 两个月之后的“五一”假期，村里计划办一次规模更大的邀请赛。“村界杯”的热度仍在持续。

这么多球迷、有这么多老乡关注一场业余的比赛，我觉得非常震撼，也让我非常吃惊。整个场地围满了人，让我非常感动。”李昂拍摄了球赛视频，发布在自己的微博上。

帮忙宣传的还有当地各界人士。“虽然‘村界杯’不是正式赛事，但仍受到了县里各级部门的重视，县文体部门、县电视台等单位都来做采访宣传，县足协许多同志都志愿参与到活动组织当中。”沛县足协副会长李南昆在此前的采访中说道。

其实作为“村界杯”被外界熟知前，七堡村与八堡村的乡村足球已经连续办了三年。在胡家顺的记忆里，2022年春节时，比赛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，看球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
当下火热的沛县乡村足球，要追溯到2019年那块球场建成。

2019年，国家对八堡村的采煤塌陷区进行就地迁居，让村民们住上统一楼房，并且对老村庄旧址进行填埋复垦。在原址上，一块庄稼地闲置下来。几位年纪稍大的村民找到八堡村大沙河林场党支部书记褚涛，希望能够把这块场地改成足球场，以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愿。原来，村里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然爱足球，而村里的体育老师喜欢聚在一起约踢球，但是自家门口一直没有一块固定的场地。

对此八堡村党支部刘健认为，

“只要老百姓喜爱的，咱们农民喜爱的，村里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支持”。在政府的支持下，一块相对标准的足球场得以落地。

场地刚建起来时，乡亲们大多还在忙农活，基本上只有石明松一个人练球，后来陆续有其他村民参与，慢慢地来这里踢球的人多了起来。随着踢球的人员规模越来越大，看球的人也多了。2020年，随着村民们不断地参与，七堡村和八堡村以村为单位组队，在足球场举办了第一场比赛。上场踢球的球员有30多名，第一年就踢了7天比赛。第一年的足球比赛，不分年龄、球技，只要是想上场参赛，都能踢上一番。

村民们并不在意输赢，也没有名次，为的是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。从那一年开始，充满即兴意味的足球赛在七堡村与八堡村演变成一种“新年俗”，并在当地延续下来。“最初参与的是我们镇上几个村，春节假期就是球赛时间。渐渐地，县里甚至市里的足球运动爱好者也来到八堡村参赛。”石明松说道。

石明松回忆，2022年春节有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，是徐州市老年足球队对阵沛县老年足球队。作为当时参赛球员之一，胡家顺告诉记者，比赛最后，两队比分踢平。他们看到场边观众兴致高涨，为了观赏性，最后还进行了点球大战。

过往三年形成的“新年俗”，

在2023年升级成“村界杯”。原本和往年一样，比赛得赶在大年初八之前结束，在外打工的人会在初七前后陆续返岗，而足球的热度会慢慢在村里回归正常状态。但是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乡村足球的热度超乎了七堡村和八堡村村民的意料，过完年之后依然有球队不断找到他们，想要约上一场球赛，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
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，李居海正忙着平整球场，为当天下午的比赛做好准备。据他透露，两个月之后的“五一”假期，村里计划办一次规模更大的邀请赛。“村界杯”的热度仍在持续。

### 村队有辉煌，也有落寞

七堡村和八堡村只有一墙之隔，它们所属的鹿楼镇，地处沛县最西部。

村民们对足球运动的喜爱由来已久。出生于1972年的李居海告诉记者，在他年少时，常常能见到村里的大人组织足球赛，有时就在他们学校的操场上踢。而这一爱好，往前能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。

和李居海年龄相近的一位老乡曾经告诉他，自己的父亲在年轻时为了组织球赛，不惜卖掉家里一只羊，为此惹得母亲在家大哭一场。“我的老师那一辈人没有足球，就用烂布条，裹着破棉花缠成球来踢。裹得越紧，越有弹性。那时候条件不好，都叫‘踢布蛋’。”

如今已经74岁的翟居义，就是李居海提到的“老师辈”。他是当地中学的退休体育老师，带出过多